

选题（20%）	说理（60%）	文笔（20%）	总分

作者：江雨枫

学号：W19194011

学校院系：外交学院 法语

提交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

“强省会”战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吗？

近年来，“强省会”战略已经成为很多省份鲜明的省域发展道路的共同选择。多个国家级新区在省会城市密集设立预示着“做强省会”正在成为国家区域战略的一部分。集聚资源、政策等多项优势的省会城市的经济指标异常亮眼，但也有不少对省会城市“吸血严重”的负面评价见诸报端。

此番数字成就与社会舆论之间的显著差距，让我们不禁反思“强省会”战略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区域内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先要对“强省会”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何谓“强”？“强省会”的“强”是省会相对于省域内其他城市在经济实力和地位上的评价。经济首位度显示的是第一大城市 GDP 占全省 GDP 的比重，是衡量“强”的一个不错指标。经济首位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地位越高。而过高的经济首位度显示的可能是资源的过度集中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失衡。据调查，2019 年，经济首位度最大的十大省会城市中有 6 个西部城市、3 个中部城市，西部城市中银川(经济首位度为 54.0%)、西宁(46.6%)、成都(36.5%)、拉萨(36.4%)、西安(36.1%)和兰州(32.5%)，中部省会城市中长春(50.6%)、哈尔滨(38.6%)、武汉(35.4%)。另外，经济首位度提升最快的省会也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强省会”战略实施成效的区域性差异从简单的城市的经济首位度排名已可见一斑。即使考虑到东部省份外向型经济下省会的引领作用较弱的事实，中西部省会还是展现了更强的“吸血”倾向。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对“强省会”战略的批评也多针对经济首位度排名靠前的中西部城市。其中，四川省的省域发展格局更被指“畸形”。绵阳市作为四川省经济第二的城市，其 GDP 只占到成都市 GDP 的仅 1/6。由此可见，部分省份在“做大头部”的过程中的确战略性地牺牲了很多非省会地市的福利。资源向省会城市过度倾斜的同时带来的是区域内其他城市发展的滞后，加剧了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显然，这样一种牺牲非省会城市福利来成就省会大发展的战略选择，在短期内不能被视为一种“帕累托改进”，而只是一种谋求近期增长的应急策略。

而“强省会”战略之所以在中西部表现为更强“吸血”倾向，是由于该战略发生作用内在机制本身也取决于该省当前的发展状况。发展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认为，在经济未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其后，收入分配经历暂无大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强省会”战略所引发的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和库兹涅茨倒 U 型曲线中收入分配的问题其本质都是公平的问题。类似倒 U 型曲线对“强省会”战略发生作用的机制也有一定解释力。在“强省会”战略的倒 U 型曲线中，落后省份处于曲线左侧的初期发展阶段，此阶段实施强省会战略有一定的“赶超”意味，集中力量办大事，省会经济聚集度在政策的倾斜下急剧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由周边地区向省会流动，表现为省会城市较强的“虹吸效应”，从而推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发达省份则处于曲线右边的后发展阶段，省会的资源会越来越拥挤，土地和人力成本逐渐升高，省会内部的资源便开始出现向周边城市回流的趋势，在省会的带动作用，省内经济开始向均衡的方向发展。此时，省会的“溢出效应”会大于“虹吸效应”。因此，“强省会”战略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受到本地区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吸血”可以被解释为该省仍旧处于初期经济发展阶段，省会城市的“虹吸效应”强于“溢出效应”。

短期来看，“强省会”的“吸血”效应确实在不少中西部省份致使了区域内部发展更加不平衡的局面，但是评价者应该看到现阶段忍受“吸血”是为了换取省会城市远期的带动效应。当然，决策制定者也应该警惕资源分配过度扭曲使得远期省会带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危险。在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决策者只有始终认识到省会城市与其他城市应该是“近水楼台”而非“月明星稀”的关系，并且把握住在做强省会过程中向其倾斜资源的优惠力度，才能成为真正的政策制定的艺术家！

WORD 批量转 PDF 工具-未注册 注册码购买 QQ: 3049816538(注册后本文字和以下内容消失)

成都购房咨询, 大专本科成都落户咨询, 成都社保代缴咨询 QQ: 3049816538

2000 字